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这些东西我们要留下

□夏晓然

1964年开始讲阶级斗争以后,因为文物店里只有新来的杨会计是党员,所以内部矛盾就很多。有人说文物店是资本家掌权,原来的经理辛友三买卖文物的行为就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经营,光是为了挣钱。

辛友三平白无故地就被划作资本家,“文革”期间整天被拉去批斗,这样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立支撑起文物店的业务。于是国家在1965年又派了个老经理来,叫张潘淑,一个很精干瘦小的女同志。

1968年,造反派开始成立组织,济南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和体育局合成文体革委。那些不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古迹便首先受到冲击。

一天有个人很着急地跑到文物店来对我说:“市里有意见,要把查抄的东西集中管理,你们几个单位出人,把查抄的东西收集起来!”

因为东西放在各个单位太分散,有的东西被烧了,有的东西坏掉了,所以都送到接收站保存。这样文物店、博物馆、图书馆就成立了济南市查抄物资接收站的文物图书收集组,查抄的东西都堆在黑虎泉附近的殡仪馆(殡仪馆原来是“浙闽会馆”)里。

这个文物图书收集小组成员主要就是图书馆的汪冠清和文物店的崔明泉两个人,博物馆的人不很固定,经常换人。哪个单位抄了谁家的东西,都要做一个单子,到市里的接收站签个字,再送到接收站这里来。有用的没用的,都要登记存放。我们就这样收了三年,光是堆在大厅里的字画,摞起来一捆一捆的,跟小山一样。

到了1970年下半年,市里有意见了,说这些东西总堆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要处理掉才行。各方对处理查抄物资的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一。

当时负责处理查抄物资的单位有济南市博物馆、外贸局、文物店和回收公司。处理的顺序是博物馆先挑,再外贸挑,然后文物店挑,剩下的就归回收公司。博物馆是财政拨款单位,它挑的东西都要做个价,要明确是拿了谁家的东西,值多少钱,然后由财政拿钱。文物店和外贸部门则是由自己拿钱。“文革”前的博物馆里其实就只有几个老人,博物馆就找我,让我代表博物馆去挑东西。博物馆给我的意见是,尽量多挑。那时出口文物有规定,涉及到16个字的就不能出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封建迷信”。

但其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博物馆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是文物,主要是因为同一物品重复太多,或者是品相不好,但还是应该留在国内。他们就觉得应该把挑东西的顺序调整一下。但由于查抄组的组长是外贸的,所以要调整顺序的话,就比较困难。

博物馆的人站出来说:“这些东西可以作为阶级教育的资料,我们要留下。”

但外贸的人就不同意了,因为可以换取高额外汇。

两方人争论不一,这时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军代表。“文革”期间济南文化系统进了两个军代表,一个是炮兵的政委,一个原来是警备区的文化科长,“文革”中军代表说话很管用。我去参加市里的协调会,把我那边的情况跟军代表说了一下。

在后来的协调会上,各方说各方的意见。军代表说:“大伙说的都有道理,我谈谈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大伙听听吧。我觉得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的想法,就算是用钱,也不能把老祖宗都卖光了?”

这下子外贸局的人都不说话了,博物馆才得以把那些珍贵的东西留下来。

“文革”中,财政上把文物店以前挣的几万元钱冻结了,只留下少部分钱维持日常开支。文物店自己没有什么钱收购文物,还是新来的张经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她虽然自己不懂文物收购的业务,但懂得充分发挥店员的学识和才干。在文物店收购文物时,会计很不愿意——本来社会上都在“破四旧”,却还要花钱去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但张经理认为虽然这些东西现在看上去没用,但以后就说不准了。她让我去把有用的东西挑出来,钱的问题她去想办法。

当时有一种进口的人工合成的宝石,我想买回来。虽然东西都是由自己出价,给多少自己说了算,但会计还是不给钱。张经理就自己掏钱,还说不够的话扣工资就行了。再后来,她干脆就去了市里,跟有关领导说明了这个情况。这样一来,市里才把文物店的钱给解冻了。很多有用的社会流散文物,才得以进了文物店的仓库。

当年,文物图书收集小组用一年多时间处理这些东西,那么多的好东西才有了去处。其中有些东西,是清代民国的帽筒和字帖,各种各样的都有。如今这些东西都成很珍贵的文物了。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博平村的「地主大院」房脊还留着历史的痕迹。

【齐鲁古村落寻踪】

博平村:1500年前的侨置古县城遗址

文/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深冬午后,记者走进这个安静的古村。它静卧在一条干涸的小河岸边,阳光慷慨地洒在村头老树上。村中央的东西北街不再有满载货物的车马滚滚而行,不再有锦衣华裳的商贾在此驻足。曾经繁华若市的街头上,有些败落的豪华老门楼下,老人在用镐头敲击玉米秸上的泥土——看上去,这里就是山东大地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落。

不查史籍,一般人不会知道这是一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村,而且曾经是一座遥远的古县城的侨置地。

这便是章丘市普集镇博平村。1500多年前南北朝时期,它曾是侨置县——博平县古城所在地。如今,村里人几乎无人能说明白这段历史。记者走进村委大院询问这段侨置县的细节,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十分肯定地说:咱们这个博平村跟那个博平县是两码事,没啥关系,老博平县在聊城,隔着好几百里呢!

时光倒流回1500年前。

先说说“侨置”。南北朝时代发生了著名的“五胡乱华”,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与汉族政权对峙,此时又称五胡十六国。为避战乱,晋皇室族南渡长江,郡县的官员、富户及部分百姓也随之南逃。为管理大量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权采用“侨置”的方法,设立了众多的侨置郡和侨置县,安置移民。政府按流民原籍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侨置郡县都取故乡地名,但并无实土,实为流亡政府。

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建立南宋,向北扩展土地,山东省东南部归属南宋(南朝的宋)。在江南侨置的山东郡县纷纷回迁。由于聊城的博平县旧址在黄河另一侧,尚未归刘裕南宋,因此博平县被侨置在今天的章丘市普集镇博平村附近。而真正的古博平县原在聊城,现已经撤并入临平县,改名博平镇。

今天,留着这一段历史印记的,仅仅是博平村东南一座高土台的一小段当时的城墙或者圩子墙的残迹,一旁立着一块牌:章丘市第一批文保单位,博平遗址。遗址的白灰近乎粉化。

这个高台边缘想必是博平古城的圩子墙之类,里面护卫着从江南千里迢迢返回山东的古博平流民。故乡聊城博平县就在黄河以西,但一时间仍属于他国,只能隔河相望。古博平流民们不得不在

此地侨置,以博平人自居,继续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而这些古博平人后来是否已经流归故土或他乡,或者就在此地因连绵不断的战火消亡,难以考究。好在,博平这个名字留下了。

完全不必奇怪如今的博平村人不知道这段历史,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在700多年前才迁到这个村子的,他们只是借用了古博平城这个名字而已。

博平村如今的村址实际是在博平古城的边上,现在居民以刘姓居多。刘氏先祖刘汉臣700多年前从河北巨鹿县迁徙到博平村,其子孙迅速繁衍开来,到现在已经接近2000口人,传到了第26代。

博平村位于章丘市绣惠镇东南三十里处。绣惠镇是过去章丘县城驻地,而如今的章丘县城是明水镇。从明水再向东,就是有“旱码头”之称的商业重镇——周村。从绣惠向西,就是济南府,博平村历史上正好位于周村、明水、绣惠、济南这条黄金商贸路线的中间,而古代的官道就通过博平村中央的东西北街。这个交通优势为其迅速繁荣奠定了地理制高点。



博平村刘氏祠堂的照壁墙。



正在维修中的刘氏祠堂。

冻煞”,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母亲迎着寒冷,把糜黍碾成了黄米。

腊八节,一大早,母亲就开始忙碌,泡黄米,泡红枣,泡花生,泡红豆,准备好小米等各种杂粮。然后就开始精心熬腊八粥,熬腊八粥是件耗时间的技术活,先放什么,后放什么,绝对不能搞错。大火、小火、文火依次进行,考验的是耐心和毅力。母亲坐在火炉旁,一边熬着腊八粥,一边做些针线活。

临近中午,锅里冒出的白气伴随着“咕嘟咕嘟”有节奏的响声时,粥里的香味慢慢飘荡出来,一缕一缕招引刚放学的我,飞奔回

家。端起碗吃到嘴里,滑溜溜的透着黄米的清香,只轻轻一口,那美妙的香甜味,立刻滑过舌尖,流向喉咙,瞬间征服了我的全部感官,简直美极啦!看到我狼吞虎咽喝着腊八粥,母亲总会说:“不急,多得是,慢慢喝!”

工作后,我留在了县城,一天天埋头于忙碌的工作中,一年里难得回几次家,但腊八节一定要回去的,因为我想吃母亲的腊八粥,更想见到母亲的笑容。

母亲的腊八粥永远是温暖的,母亲的腊八粥里藏着的是对儿女的爱。有了母亲的腊八粥,整个冬季都是暖暖的,整个人生都是暖暖的。

最温暖的腊八粥

【齐鲁风物】

□李喜庆

小时候,我最盼望过腊八。因为腊八是过年的序曲,“过了腊八就是年。”我知道,以后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我。年糕,豆腐,饺子……而且每年的腊八节,我都能喝上母亲熬得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腊八粥。

腊八的前几天,母亲就开始悄悄准备做腊八粥的料,她不声不响地备着黄米、小米、红枣、花生、红豆……

那时家乡的腊八粥以黄米为主料,黄米是糜黍脱壳而成的,糜黍脱壳我们叫推糜黍。为了吃上这顿腊八粥,母亲会在村东头碾子旁排队推糜黍。俗语说“腊七腊八,出门